

西安事變側記

顧錫九

隨顧祝同上將處理西安事變善後紀實

放棄陸大于役西安

民國二十四年底，廿五年春共黨紅軍被圍於陝北延安，已感隨時有被中央軍消滅之虞，毛澤東以徐向前、徐海東，率領所部去打通西北路線，徐率部進至蘭州通張掖途中，被馬家騎兵圍擊，全部潰敗繳械，徐向前等化裝逃回延安，共黨因此計劃失敗，更感內部不穩，尤其經濟窘迫，實已無法生存，遂改變策略，開始向張學良、楊虎城等部滲透，而以抗日救國為名，組織抗日統一陣線為號召，迷張惑楊，並以「聯合抗日」，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打回老家去」，「回頭朝東望」等口號，爭取張學良的幹部同情，王以哲所創之「東望日報」即為共黨所利用，共黨此一陰謀，在於促使國軍對延安包圍殲滅之危機得以解脫，而藉抗戰擴軍以求達到奪取政權為其目的。

筆者於中央軍校高教班四期畢業後，正準備報考陸軍大學特四期，忽得悉委員長蔣公於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被共黨利用左派份子高崇民、閻寶航等做引線，鼓勵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以暴力劫持國家統帥。張、楊既受共黨利用，通電提出八項要求：(一)改組國民政府，容納各黨各派。(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政治領袖。



西安事變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洛陽行營主任指揮討逆軍向潼關推進的顧祝同將軍。

(四)釋放全國所有暴亂份子。(五)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六)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七)確實遵行——孫中山先生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此八項條件，顯然是共黨及其同路人的政治陰謀，其實就是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剿匪。筆者於是日閱讀中央日報載此消息，痛恨張、楊

叛國，遂決定放棄陸軍大學之考試，趕乘火車到達洛陽，隨洛陽行營推進，參加討逆行動，以報黨國。

共黨暗殺了王以哲

抵洛陽時，委員長行營剛組織，內部人事尚未完全定妥，對於警衛必須週密，以防共黨份子利用機會滲透破壞，為着行營所有人員之安全，即以無職之身分，肩負起行營警衛之重擔。行營進至潼關，又奉命改為委員長西安行營，仍以顧祝同將軍為主任，衛立煌將軍為討逆軍左翼軍總指揮，陳誠將軍為討逆軍右翼軍總指揮，胡宗南、關麟徵兩將軍，均奉命率部由隴東向西安挺進，完成對西安附近張、楊部隊包圍態勢，藉促張、楊高級幹部覺悟，速與共黨份子分離，免再為共黨煽惑利用。記得陳誠總指揮來行營見顧主任時，忽接大荔來電報告，前線已發生戰鬥，查報結果，原乃共黨份子從中搗亂，從此各部隊對共黨份子更加嚴防不怠。

張學良受蔣委員長至誠所感動而覺悟，親送蔣公飛回南京首都。張離西安後，王以哲便成爲



西安事變前數月蔣委員長(前右四)在陝西視察與張學良(前排左)邵力子(右三)文武高級官員合影。

東北軍之重心，共黨已感張部利用困難，乃暗派人刺殺王以哲於其私宅中，張部高級幹部，雖痛恨共黨之陰毒，但因思想錯綜複雜無所適從，中央為求張、楊部隊不為共黨迷惑利用，遂以寬大政策，促其早日覺悟，服從中央政府，復經馬占山、王宗山兩先生不斷親往疏導，使張、楊幹部乃漸漸明瞭共黨的陰謀，但共黨已放了火、燒了山，使張、楊幹部徘徊猶疑，拖延一週，根據馬占山將軍後來來潼關向顧主任之報告，張、楊幹部集議結果，認為要和平解決，必須顧祝同主任親自去西安保證，以表示中央之誠意，俟和平條件談妥後，再接受中央的整編命令，担任抗日任務。

顧墨公入虎穴坐鎮

顧主任墨公為表示誠信，決心身入虎穴，而求處理西安事變之工作得以順利完成，當時行營高級幹部，認此冒險行動須加考慮，但顧主任行意堅定，決率參謀長趙啓麟、上校參謀曾振、范誦堯、中校參謀劉效齊、少校參謀顧蓉君、李文密同行，另副官繩世超及勤務人員侍從，我則奉派率徐良衛士排作護衛，並決定於第二日乘專車赴西安，以楊虎城的公館花園為行轅。在西安事變發生時，消息震驚中外，迨後張學良隨委員長返京，即將其部隊歸楊虎城統一指揮，楊設指揮部於三原，

並從事作戰部署，預防談和不成，再作第二次之抗拒行動，而與共黨紅軍合流，公開背叛中央政府。當時楊部留有四團兵力，張部留有一團兵力，名為擔任西安城防，實則對我中央國軍暗作準備，另選派便衣隊五千人，潛伏於民間秘密監視我們到達西安人員之言行，我們到達西安的人員，為了盡忠黨國，安危尚且不計，對他們這種秘密安排也就視若無睹了。因楊與共黨派駐西安七賢庄之辦事處負責人周恩來、葉劍英早有連絡，共黨份子早在西安城內公開活動，到處散發傳單，張貼標語，反對內戰，妄言中央政府不抗日，淆亂聽聞，造成混亂之局面，而圖與張、楊所部合流，因此責任更為繁重。隨時可能有戰事發生，每個人的生命，實已危在旦夕。此次處理西安事變，中央指示三項原則：(一)張學良所部遵照中央命令開出潼關，移駐平漢路及蘇皖邊區整編。(二)楊虎城交出兵權出國，其部隊歸孫蔚如負責整編指揮。(三)共黨紅軍歸順中央政府，服膺三民主義，所有紅軍整編為一個整編軍，轄三個師，完成國家軍令統一。故處理成敗，實與國家前途有莫大關係。當顧墨公主任於下午五時抵達西安車站時，楊虎城留在西安皇城內的幹部孫蔚如、王宗山、王根僧、賈文郁、慕哲夫等百餘人，齊集車站歡迎，顧主任向歡迎人員握手致謝後，即乘專車趕赴楊虎城公館(花園)，那時我對車站歡迎之一幕，很擔心有奸細潛入於歡迎人叢中，幸平安無事，乃率徐良衛士排乘車跟進到達楊虎城公館，即在四週警衛，以防共黨份子藉機搗亂。七時我亦被邀參加楊公館的歡宴，席間與王

宗山先生及同學賈文郁、幕哲夫，同事王根僧敘



西安事變前數月將委員長偕夫人（右一、右二）與張學良夫婦合影，左二為孔祥熙夫人。

人和為重軍民安堵

舊，餐後因是過去學友、同事，始減少很多顧忌，暢所欲言，但我對於安全工作，仍不敢大意，漫漫長夜，終難成眠，祈求上天保佑平安。

為要瞭解張、楊駐西安兵力和共黨份子活動情形，乃藉禮貌上的答拜，每天抽出時間去訪問同學老友，一面力持鎮靜，一面暗中查訪，得悉張、楊留守城防之實力相符，尚有綏署憲兵隊，便衣密探數千人散佈旅社餐館及民宅，偵察我中央人員之言論和動態，再加共黨份子，仍不斷從中破壞，惟仔細觀察，較之我們進城時之緊張和不安，已安寧得多，因楊留新城級署人員，如辦公廳主任賈文郁，參謀處長王根僧，副處長慕哲夫等均為同學或同事，多接近中央，能作緩衝，中央又明令以孫蔚如為陝西省政府主席，已滿足孫之政治慾望，促其脫離楊之掌握，不再為共黨所利用，此時周恩來、葉劍英仍以七賢庄辦事處，為共黨指揮活動中心，策動學聯會擴大宣傳，利用抗日招牌，組織統一陣線而圖達到其藉抗日擴軍背叛中央政府之目的。

行營遷入南轅門正式辦公後，始委我為上校咨議，與他們三方面，不斷洽商，乃調國軍宋希濂師一個營進城，先與張、楊部隊共同担任東門和車站城門勤務，並担任行營警衛及共同維持秩序，並與張、楊部隊聯合組織軍風紀糾察隊，担任巡查，以減少部隊與部隊間的糾紛，而防共黨份子利用機會暴動。新曆年過去

不久，春節又已來臨，顧主任素以寬厚誠信待人，為軍民共同歡度春節，放鞭炮及各種娛樂活動，都不禁止，處於人心浮動之環境，我們負責警衛及維持治安的人，實提心吊胆，有時夜間發生衝突，即以電話通知，相互派員處理，有時共黨份子搗亂，我們問及周恩來時，他都推到托派頭上，所有壞事，多不承認。一個多月之中，總算想盡辦法，用盡腦筋，幸未發生流血事件，若不是中央之寬大政策，加上顧主任又能誠信厚待人，可能發生另一次變亂，當時在西安的同學幫我的忙很多，因為明瞭實情，有了糾紛，均能適時處理，所謂「天時、地利、人和」是可以排除很多困難和危險的。

共黨造謠鼓動學潮

張、楊接受中央命令整編，共黨大感恐慌，駐七賢庄之共黨代表周恩來、葉劍英時與趙啓駿參謀長會談，有時來晉見顧主任，也有時與中央所派來之代表直接談判，凡事有了問題，他們都推在托派身上，絕不承認自己有錯，不斷提出難題，加上共黨代表花樣新奇，問題愈談愈多，狡猾狠毒，真使人難以容忍，我因負行營警衛責任，得與周、葉談話，亦未見其有誠意表現，實無異於與虎謀皮。在這一段時間中，共黨是不放過機會，到處張貼標語，散發傳單，誇稱「抗日高潮」是他們發動起來的。他們是「抗日中堅份子」，乃以駐西安七賢庄辦事處為鼓動學潮的指揮所，操縱學聯會，鼓動大中學校學生不上課，終日呼口號、貼標語、散傳單，若老師約束其上課

，即罵老師不抗日、不革命，就是漢奸，因此沒有老師敢去管教學生，此種浮淺狂暴之行動，反自認為是抗日救國表現，並暗中鼓勵學生造謠暴動，使政府處理棘手，所謂青年如火，運用不當，即會燒身，我們只好想盡方法，先求穩定青年思想，免為共黨所利用，而能成為抗日救國真正力量。我於是報告顧主任，並建議將計就計，如對青年張貼標語，應以「統一宣傳」「整頓市容」之正大課題，由西安警備司令統一規定，公佈辦法，領導機關學校及民衆團體，利用假日，舉行清壁運動，並規定永久標語，以「總理遺教」「總裁訓詞」為準，不得到處再亂貼標語，以此大課題，既能促使青年學生識大體，復能維持市容清潔整齊，至於傳單方面，必須以「國家至上」「救國第一」，「抗日勿忘讀書」，「安內方能攘外」為範圍，經過警備司令部及警察局之審察許可，方能散發，當時顧主任認為此建議可行，囑我去與警備司令宋希濂、警察局長王宗山



(上)本文作者顧錫九將軍早期的照相(下)本文作者近影。



研究辦理。

新城赴宴一場虛驚

楊虎城已接受中央政府命令，乃於春節後由三原返西安新城(即皇城)宴客，行營所有高級將領及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二十五師師長董劍均應邀赴宴，顧主任僅帶副官羅世超一人前往，至深夜仍未歸，行轅隨從參謀李文密以電話向宋、董兩司令部詢問，得知宋、董兩師長亦未返部，他們都為此事而不安，並來與我商討應變辦法。我當時認為必須鎮定，沉着應付，結果是楊虎城於宴會後，約往另一地點密談張、楊部隊於接受命令後如何調動，到了深夜兩點半，顧主任等返部，我們才放心，因為西安城內隨時可為戰場，我們不能不顧慮及此。有一天顧主任問我，以各方面所了解的情形，張、楊部隊有無不軌企圖？我當時答覆：「只要我中央寬大政策不變，給予他們的生存機會，以主任待人之誠，絕不會再

發生事變的。」從此謠言無法動搖人心，故能於變亂中完成所負之任務。

軍令統一雨過天青

共黨駐西安之代表周恩來、葉劍英，不斷與我方負責人洽談，其主使之雙十二事變已失敗，所有企圖均已落空，一切陰謀完全暴露，張學良已到南京，楊虎城已允交出兵權出國，共黨久困延安，如不變更策略，隨時有被國軍殲滅之可能，於自認無計可施時，為求保存實力，藉抗日再圖發展，遂決定擁護委員長 蔣公領導抗戰，並接受中央政府的命令，將紅軍名義取消，整編為第十八集團軍，下轄三個整編師，以朱德為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以彭德懷為副總司令，林彪、劉伯承、賀龍分任師長，中央並為了瞭解整編實情，特組成考察團由徐思宗將軍率領前往延安實地考察，朱德親自到南京接受命令，並晉謁委員長 蔣公聆訓。其實共黨仍口是心非，陰毒兇狠，藉抗日為名，到處搜金擴軍，收繳民槍，偷襲國軍，奪取政權，純作禍國殃民之舉，言之不勝感慨萬千！

誠盧文存(一)

鄭修元著 定價陸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

雜誌社帳戶